

肉蒲團 一名覺後禪

夏

遠
327
2

~21
327
2

禁出賃



門 遠 21
號 327
卷 2



肉蒲團一名覺後禪卷之二

第六回

飾短才漫誇長技 現小物貽笑大方

詩曰不是房中作幹材 休將末技惹愁胎

暗中誰見潘安貌 陣上難施子建才

既返迷魂歸楚國 問伊何事到陽臺

生時欲帶風流具 尺寸還須自剪裁

賽崑崙坐下先問未央生道賢弟這一向可曾有甚麼

奇遇麼未央生怕他要卸担只回沒有接口就問道長

兄方纔所說的是那一家在那一處多少年紀怎麼樣

Some
Interesting

姿色。賽崑崙道我如今尋着的，不止一個，共有三個。只許你揀擇一個，你不要貪心不足，都想要做起來。這就成不得了。未央生心上疑惑道：我心上有三個他，口裡也說三個，莫非就是前日見的不成？若果然是，只要弄得一個上手，那兩個自然會來。何須要他幫助，就回覆道：豈有以理，只要有一個，也就勾得緊了。怎敢做那貪得無厭之事？賽崑崙道：這等纔好。我且問你，你還是喜肥的，喜瘦的？未央生道：婦人家的身體，肥有肥的妙處，瘦有瘦的妙處。但是肥不可勝衣，瘦不可露骨。只要肥瘦得宜，就好了。賽崑崙道：這等說來，三個都合着你意。

思我再問你，你還是喜風流的，喜老實的？未央生道：自然是風流的好。老實婦人，睡在身邊，一些興趣也沒有。到不如獨宿的乾淨。賽崑崙搖頭道：這等說來，三個都不是你的對頭。未央生道：怎見的那婦人老實？賽崑崙道：那三個婦人，皆是一般家數。若論姿色，都有十二分。只是風流二字，不十分。在行，未央生道：這個不妨。婦人家的風情態度，可以教導得來。不瞞長兄說，你弟婦初來的時節，也是個老實頭。被小弟用幾日工夫，把他淘鎔出來。如今竟風流不過了。只要那三個婦人，姿色好，就老實些。小弟自有變化之法。賽崑崙道：這也罷了。我

再問你你還是一見了面就要到手還是肯熬幾月二
夫漫伺候到手未央生道不瞞長兄說小弟平日然
火極盛三五夜不同婦人睡就要夢遺如今離家日久
這點慾心慌得緊了遇不着標致女子還可以勉強支
持若遇着了只怕就涵養不住了賽崑崙道這等丟了
那兩個單說這一個罷那兩個是富貴人家女子一時
難得到手這一個是窮漢的老婆容易設法我因許你
這樁事時刻放在心頭過了婦人定要仔細看
那一日偶從街上走過看見這個婦人坐在門裡門外
掛着一條竹簾雖然隔着簾子着不明白只覺得面龐

之上紅光灼灼白焰騰騰竟像珍珠寶貝有一段光銕
從裡面射出來一般再看他渾身態度只像一幅美人
圖掛在簾子裡面隨風吹動一般我走過那門對面
立了一會只見一個男子從裡面出來生得粗笨
衣服襤褸背一捆絲到市上去賣我就去問他隣舍說
他姓權為人老實人就因叫他做權老實那婦人就
是他妻子我恐隔着簾子着不仔細過了幾日又從門
首經過他又坐在裡面我心生一計掀開簾子闖進去
只說尋他丈夫買絲他說男人不在家若要買絲家裡
儘有取出來看就是說罷回身取絲出來我見他十个

指頭就如藕芽一般。一雙小脚。還沒有三寸。手脚雖然
看見了。還有身上的肌膚不能看見。未知黑白何如。我
又生个法子。見他。架子頂上。還有一捆絲。就對他道。這
些都不好。那。架子頂上的。取下來。看何如。他答應了。
就擎起手臂。忝拿你曉得。此時熱天。他身上穿的是單
紗衫子。擎起手來的。時節。那兩隻大袖。直褪到肩頭上。
面不但一雙手臂全然現出。連胸前的兩乳也隱隱躍
躍。露些影子出來。真是雪一般白。鏡一般光。我生平所
見的婦人。這就是第一了。我因勞了他半日。不好意思
只得買了一捆絲來。請問賢弟。這個婦人。你是要。不要。

未央生道。這等說來。竟是个十全的了。有甚麼不要。只
是這個婦人。怎麼就能勾見面。見了面。怎麼就能勾到
手。賽崑崙道。不難。我如今就拿些銀子。同你。去伺候等
他。丈夫出門。依舊用前面的法。闖進去。買絲。你中意不
中意。一見就決了。我想他終日對着那个粗笨丈夫。老
老實實。一些情趣也沒有。忽然見了你。豈不動心。你略
做些勾引他的光景。他若當面不惱。我回來就替你
商量做事。管取三日內。定然到手。若要。做長遠夫妻。也都
在我身上。未央生道。若得如此。感恩不淺。只是一件。你
既有神出鬼沒的計較。又有飛牆走壁的神通。天下的

事必沒有難做的了。為甚麼這一個就做得來那兩個，全不說起畢竟是窮漢好欺負富貴人家，不敢去惹他。賽崑崙道：「天下事都事窮漢好欺負富貴人家，難惹。只有偷婦人一節，倒是富貴人家好欺負窮漢，難惹。」未央生道：「這是何故？」賽崑崙道：「富貴人家定有三妻四妾，丈夫睡了，一個定有幾個守空房，自古道：飽煖思淫慾。那婦人飽食煖衣，終日無聊，單想着這樁事，想到沒奈何的時節，若有男子鑽進被去，他還求之不得，豈肯推了出來？就是丈夫走來，撞見若要捉住，送官又怕壞了富貴體面，若要一齊殺死，又捨不得。那樣標致婦人，婦

人捨不得殺，豈有獨殺丈夫之理？所以忍氣吞聲，放條生路等他走了。那窮漢之家，只有一个妻子，夜夜同睡。莫說那婦人飢寒勞苦，不起淫心，就有淫心，與男子幹事，萬一被丈夫撞見，那貧窮之人，不顧體面，不是拿住送官，就是同殺死。所以窮漢難惹，富貴人家好欺負。未央生道：「既然如此，為此為甚麼？你今日所說的事，又與這議論相反。」賽崑崙道：「不是我做的事，共說的話相反。只因這一個人家，與那兩個人家的地位恰好相反。所以這一家好設法，那兩個婦人難以到手。未央生道：「如今小第心上已注意了，只是那兩個婦人何妨。」

也說一說等小弟知道長兄的盛意為我這樣費心賽崑崙道那兩個婦人一個有二十多歲一個有十六七歲他兩個在娘家是嫡堂姐妹在夫家又是姻親妯娌夫家世代做官只有他兩人的丈夫是個秀才哥哥叫做卧雲生與那二十多歲婦人做親四五年了兄弟叫做倚雲生與那十六七歲的婦人成親不上三月兩人的姿色也與方纔說的婦人一般只是一樣的老實幹事的時節身也不動口也不問着他意思竟像不喜幹的光景婦人又不好淫丈夫又沒有三妻四妾夜夜同睡難以算計他除非千方百計引動他淫心又要伺候

他丈夫不在方纔可以下手這不是有幾月工夫不如賣絲的婦人丈夫常不在家容易設法未央生見他說那兩個婦人與前日所見之人有些相似心上還捨不得丟開又對他道長兄的主意雖不差只是還有見不到處你說那兩個婦人老實沒有淫心必是他丈夫本錢微細精力短少幹得他不快活所以如此若還遇了小弟只怕那老實的也會不老實起來賽崑崙道我看那兩個男子本錢也不微細精力也不短少只是比了極粗大長遠的稍遜他我且問你你的本錢有多少大精力有幾時長也要見教一見教使我知道你技術的

深淺好放心替你做事。未央生欣然道：「這一個不勞長兄掛念，小弟的本錢精力也弄得來，隨你甚麼，本量婦人定要請他吃個醉飽，方纔散席，決不像酸子請客，倒把飽的吃飢，醉的吃醒了。」賽崑崙道：「這等就好，只是畧說一說，也不妨。」賢弟往常與婦人幹事，大約有多少，提方纔得洩，未央生道：「小弟與婦人幹事，沒有甚麼規矩，只請他吃一個無算數就罷了。」那裡記得數目。賽崑崙道：「數目記不出，時刻是記得出的。」大約耐得幾更，天氣原來未央生的本事，只有半更天。因要賽崑崙替他做事，恐怕說少了，他要借端推諉，只得加上半更，就答應道：

小弟的力量足支持得一更，賽崑崙道：「這等說來，也是平常的精力，不叫做高強。若是夫妻幹事，有這本領，也就好了。若要隔家過舍，去做偷營劫寨的事，只怕不是平等力量，可以做得來的。」未央生道：「長兄不消過慮，小弟前日買得有絕好的春方，在那邊。如今止為沒有婦人，使英雄無用武之地。只要好事做得成，到臨事時，用些搽抹的工夫，不怕他不久。」賽崑崙道：「春方只能使他久，不能使他大。若是本錢粗大的，用了春方，就像有才學的舉子，到臨考時，吃些人參補藥，走到場屋裡，自然精神加倍，做得文字出來，那本錢微細的，用了春方，

猶如腹內空虛的秀才。到臨考時，就把人參補藥論斤吃下去，走到場屋裡，也只是做不出。我今只問你這件物事有多少，大有幾寸長。未央生道：不消說得，只還你。不小，就是賽崑崙見他，不說就伸手去扯他的褲襠。要他脫出來，看未央生再三迴避，只是不肯。賽崑崙道：若是這等劣兄，決不敢替你做事。若強替你做事，萬一不看着那婦人疼疼，被他叫喊起來，說你太強，他怎麼了。得到那時節，弄出事來，反是劣兄耽誤你了。怎麼使得。未央生見他激切，只得陪个笑臉道：小弟的本錢也看得過，只是清天白日，在朋友面前取出，覺得不雅。今長

兄既然過慮，小弟只得獻醜了。就把褲帶解開，取出陽物，把一隻手托住，對賽崑崙掂幾掂道：這就是小弟的徵本。長兄請看。賽崑崙走近身去，仔細一觀，只見本身瑩白，頭角鮮紅，根邊細州蒙茸，皮裡微絲隱現。量處豈無二寸，秤來足有三錢。十三處子能容二七，妾童最喜臨事時，身堅似鏡，幾同絕大之蝦。于竣事後，體曲如弓，頗類極粗之蝦米。賽崑崙把他陽物看了一會，再不則聲。未央生只說見他本錢粗大，所以吃驚。就說道：這是罷軟時，如若到振作之後，還有可觀。賽崑崙道：罷軟時是這等振作時。

也有限。請收拾罷。說完不覺大笑道：「賢弟為何不知分量自家本錢沒有別人三分之一。還要去偷別人的老婆。我起初見你各處搜尋婦人，只說定有絕大的家伙帶在身邊，使人見了害怕，所以不敢輕易借觀。那裡曉得是根肉撿頭，只好放在陰毛裡面擦痒。正經所在是用他不着。未央生道：「不瞞長兄說，小弟這賤具雖不甚魁偉，也曾有人喝采過的，亦不至如以無用。賽崑崙道：「有人喝采，必是未經破瓜的處女，不曾幹事的孩童。若見了他自然要發嘆幾句。除了這兩種人，只怕就共我一樣不肯奉承尊具了。」未央生道：「照長兄說來，難道世

上人的肉具都大似小弟的，不成。賽崑崙道：「這件東西是弟兄常見之物，不止千餘根，從沒有第二根像尊具這般雅致。未央生道：「別人的且不要管，只請問那三個婦人的丈夫，他腰間之物比小弟的何如。」賽崑崙道：「以賢弟的大也大一兩倍，長也長一兩倍。未央生笑道：「我知道長兄的話不是真言，乃不肯替小弟任事。要借端推諉。如今試出來了，我且問你那兩個的，或者你夜間去偷他，看見了也不可知。這個賣絲的婦人，據你說不過日間去一次，又不曾遇見他，男子怎麼知道他的東西比小弟的長大一兩倍。」賽崑崙道：「那兩個是目見的。」

這一個是耳聞的。我初見之時。走去問他鄰舍。隣舍對我說了姓名。我又問他道。這樣標致女子。嫁了那粗蠢丈夫。不知平日相得否。鄰舍道。他丈夫的相貌。雖然粗蠢。還虧得有一副爭氣的本錢。所以過得日子。還不十分炒鬧。我又問道。他的本錢有多少。大鄰舍道。量便不曾替他量。只見他夏天脫了衣服。那件東西在褲子裡。蕩來蕩去。就像一根棒槌一般。所以知道他的本錢。單氣。我今日所以定要問你借觀。就是為此。不然為甚麼沒原沒故。借人陽物。看起來。未來生聽了。絕曉得他是真話。有些沒趣起來。只得又對他道。婦人與男子相處。

也不單為色慾之事。或是憐他的才。或是愛他的貌。若是才貌不濟的。就要靠着本事了。小弟這兩件都還太得。或者他看才貌分上。恕我幾分。也不可。還求長兄始終其事。不可以一短而棄所長。把為朋友的念頭。就中止了。賽豈崙道。才貌兩件。是偷婦人的引子。就如藥中的薑朮一般。不過借他氣味。把藥力引入臟腑。及至引入之後。全要藥去治病。那姜朮都用不着了。男子偷婦人。若沒有才貌。引不得身子入門。入門之後。就要用着真本事了。難道在被窩裡相面。肚子上做詩不成。若還本錢微細。精力有限的。就把才貌兩件。引了進去。到

幹事的時期。一兩遭幹不中意。那婦人就要生疎你了。做男子的。既然拚了性命。偷着女子。也要共他心投意合。相處一生半世。便好。若要只圖一兩遭快活。為甚麼費這樣心机。且不要說男子偷婦人。要圖長久快活。就是婦人瞞丈夫。偷男子。也不知費多少提防。耽多少驚嚇。指望要快活。若還一些受用。也沒有就像堆鷄受雄的一般。裡面還不曾得知。就完了。帳豈不壞他一生名節。賢弟不要怪我。說都像你這樣的。本錢這樣的精力。只要保得自家妻子不走。那路就勾了。再不可痴心妄想。太玷污人家女子。今日還虧弟兄老到。相體裁衣。若

還不顧長短。不問寬窄。信手做去。使衣服大似身子。豈不壞了作料。等那婦人報怨也罷了。只怕賢弟還要怪我謀事不忠。故意尋那寬而無當的婦人來塞責。弟兄出言粗鹵。賢弟不要見怪。未央生見他言語激烈。料想好事不成。無言可答。賽崑崙又安慰了幾句。就起身辭去。未央生與致齋然也就送他去了。他掃興之後。不知如何。直到下回是有定局。

評曰。每一番議論。定有絕精的譬喻。無不使人快心。如春方乃臨場補藥。才貌乃藥中引子之類。不可勝數。雖屬諧謔之語。定有至理存焉。我竟不知作

者的心肝。有幾萬幾千个孔竅。而遂玲瓏至此也。

第七回

怨生成撫陽痛哭 思改正屈膝哀求

却說未央生一團高興。被賽崑崙說得冰冷。就像死人一般。獨自坐在寓中。想道：我生長一十多歲。別的事物。見得也多。只有陽物。其定不曾多見。平常的人。藏在衣服裡面。自然看不出了。只有那些年少的龍陽。脫下褲來。與我幹事。方纔露出前件。他的年紀。輕似我物件。自然少。似我終日所見。都是小。似我的。所以就把我的形大了。今被他說所見之物。沒有一根不長。大於我。這等

我的。竟是廢物了。要他何用。只是一件。我在家中。與妻子幹事的時節。他一般也覺得快活。就是往常。與女客偷了。鬻他們一般也浪。一般也丟。若不是這件東西。弄得他快活。難道他自己會浪。自己會丟不成。可見他的話。究竟不是真言。還是推諉的意思。疑了一會。又想：「會忽然了悟道。我曉得了。妻子的牝戶。是件混沌之物。從我開關出來的。我的多少大。他的就多少寬。我的多少長。他的就多少深。以短投淺。以細投窄。彼此相當。所以覺得快活。譬如取耳一般。極細的消息。放在極小的耳朵裡面。轉動起來。也覺爽利。若還是寬耳朵。遇着細

消息就未必然了。前日賽崑崙說婦人有心上不浪口
 裡假浪之法焉。知那些了髮女客不是因得了我的錢
 財故意奉承我心上其寔不要浪口裡假浪騙我也不
 可知浪既可假豈有去不可假者乎。他說這話雖不可
 全信也不可不信。以後遇着男子要留心看他的陽物
 何如就明白了。從此以後與朋友會文的時節朋友小
 解他也隨去小解朋友大便他也跟去大便把朋友的
 看一着又把自已的看一着果然沒有一個不雄似他
 的就在路上上行走看見野上坑上有人解手也定要
 斜着眼睛把他的陽物看个仔細果然个个太也大的

他長也長的他自此以驗之後未央生的慾心也漸
 輕了色膽也漸小了心上思量道賽崑崙的話句句
 是藥石之言不可不聽他還是個男子我前日被他一
 番取笑尚且滿面羞慚萬一與婦人幹事弄到半中間
 被他輕薄幾句我還是自己抽出來不幹的好還是放
 在裏面等他嘔吐出來的好從今以後把偷婦人的事
 請收拾起老寔幹我的正經。只要弄得功名到手
 拚些銀子討幾個處女做妾我自然受他奉承不受怠
 慢了何須賠了精神去做燒香塑佛的事算計已定果
 然從這一日起撇却間情專攻舉業看見婦人來燒香

不但趕去。看就在外面撞見。也還要避了進來。至于街坊上行走。看見婦人低頭而過。一發不消說了。準熬了十餘日。到半月之後。慾心難禁。色膽又大。一日從街上走過。看見一個少年婦人。把一隻手揭開簾子。露出半个面龐。與對門的婦人說話。未央生遠望見。就把脚勢放鬆。一步勻做三步。走好慢的聽他聲音。看他面貌。只見吐出來的字眼。就像簫聲笛韻一般。又清楚。又嬌媚。又輕重得宜。驟至走到門前。細看他面貌態度。竟與賽崑崙所說的話。件件相同。也像珍珠寶貝。有光錠射出來。也像一幅美人圖。在簾子裡隨風吹動。心

上想猜他前日所說的。莫非就是此人。相了一會。走過幾家門面。故意問人道。這邊有個賣絲的人。叫做權老人。不知他住在那裡。那人道。你走過了。方纔那簾子裡面有婦人說話的。就是他家。未央生知道。果然是了。就復轉身來。又看个仔細。方纔回到寓中。心上想道。起先賽崑崙在我面前形容他的標致。我還不信。只道他未必識貨。那裡曉得是一雙法眼。這一个相得不差。那一家两个的自然不消說了。有這樣的佳人。又有那樣的俠士。肯替我出力。只因這一件東西。不替我爭氣。把三个好機會都錯過了。怎麼教人恨得過懊惱一番。就把

房門關上，解開褲子，取出陽物，來左相一會，右相一會。不覺大怒起來，恨不得取一把快刀，登時割去，省得名無定放在身邊，又埋怨道：「這都是天公的不是，你當初既要驕縱，我就該驕縱到底，為甚麼定要留些缺陷？」這才貌兩件是中看不中用的東西，你偏生賦得完備，獨有這件要緊物事，捨不得做情，難道叫他長幾寸大幾寸，要你費甚麼本錢不成？謂何不把別人的有餘損些下來，補我的不足，就說各人的形體賦定了，改移不得，何不把我自己腿上的皮肉，渾身上下的氣力，勻些放在小面也就勻了，為甚麼把這上邊的作料反勻到

別處去，使人要用的，又沒得用，不要用的，反餘剩在那邊，這豈不是天公的過處？如今看了這樣標致女子，不敢動手，就像飢渴之人見了美味，口上又生了疔瘡，吃不下去的，一般教人苦不苦，思量到此，不覺痛哭起來。哭了一會，把陽物收拾過了，踱到廟門前，去閒步，遣悶只見照牆上面貼上一張簇新的報帖，未央生向前一看，只見上寫道：

天際真人。來授房術。能使微陽。

變成巨物。

這四句是前面的大字，後面還有一行細字，是偶經此

地暫寓某寺某房願受者速來賜顧遲則不及見矣未
央生看了不覺大喜道有這樣的奇事我的陽物渺小
正沒擺佈怎麼就有如此的異人到這邊來賣術豈非
天意遂如飛趕進廟去封了一封贄見禮放在拜匣中
教家僮捧了自己尋到寓處去只見那位術士相貌奇
偉是个童顏鶴髮的老人見他走到拱一拱手就問道
尊兄要傳房術麼未央生道然也術士道尊兄所問還
是為人之學還是為己之學未央生道請問老先生為
人怎麼樣為己怎麼樣術士道若單要奉承婦人使他
快活自己不圖歡樂這樣房術最容易傳不過吃些塞

精之藥使腎水來得遲緩再用春方搽在上面把陽物
弄麻木了就如頑鏡一般一毫痛癢不知這就是為人
之學了若還要使自家的身子與婦人一齊快活陰物
陽物皆知痛癢抽一下兩邊都要活抵一下兩邊都要
死這纔叫做交相取樂只是快活之極婦人惟恐去得
遲男子惟恐去得早要使男子越快活而越不去婦人
越去而越快活這種房術最難必須有脩養的工夫到
再以藥力助之方纔有這種樂處尊兄要傳跟在下雲
遊幾年漫參悟出來方有實際不是一朝一夕可以
傳得去的未央生道這等學生不能待還是為人之學

罷了。方纔見尊稟上有能使微陽變成巨物。這個八字。所以特來請教。不知是怎樣方法。總能改變術士道。做法不同。大抵要因材而施。第一要着他本來的尺寸。生得何如。第二要于本來尺寸。要潤充多少。第三要問他熬得熬不得。拚得拚不得。定了規矩。方好下手。未央生道。這三件是怎麼樣。都求老先生明白指教。好得學生擇事而行。術士道。若是本來的尺寸。原不短小。又于本來尺寸之外。潤充不多。這種做法。甚容易。連那拚得拚不得。熬得熬不得的話。都不必問。只消用些藥敷在上面。使他不辨寒熱。不知痛癢。然後把藥替他薰洗。每薰

一次。洗一次。就要搓一次。扯一次。薰之。欲其長。洗之。欲其大。搓之。使其大。扯之。使其長。如坎三日三夜。就可比本來尺寸之外。長大三分之一。這種做法。是人所樂從的。若還本來的尺寸短小。又要于本來尺寸之外。擴充得多。此種做法。就要傷筋動骨了。所以要問他熬得熬不得。拚得拚不得。他若是个膽小的人。不肯做利害之事。也就罷了。若還是愛風流。不顧性命的。就放膽替他改造。改造之法。先用一隻雄狗。一隻雌狗。關在空房裡。他自然交媾起來。等他交媾。不曾完事之時。就把兩狗分開。那狗腎是極熱之物。一入陰中。長大幾倍。就是精

洩後。還有半日。扯不出來。何況不曾完事。趁這時節。先用快刀。割斷。然後割開。雌狗之陰。取雄狗之腎。切為四條。連忙把本人的陽物。用麻藥麻了。使他不_レ知疼痛。然後將上下兩旁。割開四條。深縫。每一條縫肉。塞入帶熱狗腎一條。外面把收口靈丹。即時敷上。只怕不善用。刀割傷腎管。將來就有不舉之病。若腎管不傷。再不妨事。養到一月之後。裡面就像水乳交融。不復有人陽狗腎之別。再養幾時。與婦人幹事。那種熱性。就與狗腎一般。在外面看來。已比未做的時節。長大幾倍。放入陰中。又比在外的時節。長大幾倍。只當把一根陽物。變做幾十

根了。你道那陰物裡面。快活不快活。未央生聽到此處。竟像已死之人。要重新活轉來一般。不覺雙膝跪下道。若得如此恩同再造。術士連忙扶起道。尊兄要做學生。服事就是了。為何行此大禮。未央生道。學生賦性好淫。以女色為命。無奈如先天所限。使我胸中的志願。再不能耐。如今得見異人。怎敢不行北面之禮。就好造次奉求。說完。就喚家僮取禮。過來自己親手遞過去道。些須不腆。暫為拜見之儀。待改正之後。再當奉謝。術士道。這樁事說便是這等說。十有九分。還是做不成的。這個盛儀不敢輕領。未央生道。沒有甚麼做不成。學生賤性是

極愛風流不顧性命的。若還改造得好，能使微陽變成巨物，將來感恩不淺。就或者用刀差錯，有傷性命，也是數該如此。學生亦不敢怨老先生，不必多疑。術士道這法度，在下做得慣，拿得穩，用刀自無差錯。只是改造之後，有三件不便處，所以不敢輕易任事。須要逐件說過。若還情願如此，絕敢領命。倘三件之中，有一件不情願，就不敢相強。未央生道是那三件不便處：術士道第一件，不便做過之後，有三個月不可行房。一行了房，裡面就要傷損，使人陽狗腎，兩下分開。不但假的生不牢連自己，真的也要爛。我起先所說熬得熬不得的話，就是

為以第二件，不便做過之後，除非二三十歲的婦人方能承受。未滿二十者，就是已經破瓜，大而生育的，初幹之時，也要受許多磨難。若未曾出嫁的處女，幹一個死一個。決無倖全之理。要做這事，除非戒了，不要頭婚。不御少婦，方纔使得。不然，豈但本人的陰德難全，連代做之人，罪過亦不小也。第三件，不便做過之後，後天的人力，雖然有餘，那先天的元氣，割的時節，未免洩漏了些。定然不足。生男育女，即便有男女生出來，也都是夭亡者多。長命者少。我起先所說拚得拚不得的話，就是為此。我看尊兄是個青年有志的人，一未慾心太躁，熬不

得三月不行房。二來色心太貪。保不得將來不幸處。女
 三來年事甚輕。恐怕令郎選不曾有。就有也不及我想
 這三件事。皆有礙于尊兄。料尊兄未必皆件。情願而
 敢于輕試也。未央生道。這三件事。皆礙學生不着。老先
 生放心。只管替我改造。就是術士道。怎見得礙不着。未
 央生道。我如今在客邊。比在家裡不同。就是不做此事。
 尚且連夜孤眠。難道做了此事。反有甚麼走動不成。那
 第一件事。是于我無礙的了。有甚麼做不得。至于結髮
 妻子。不可不娶。頭婚其餘。婢妾都可以。不論學生的荆
 妻。已經娶過。可以不消慮得。況且女色之中。極不受用。

的是處女。一毫人事不知。一些風情不諳。有甚麼樂處。
 要幹寔事。必待二十以外。三十以內的婦人。纔曉得些
 起承轉合。與做文字一般。一段有一段的做法。一般有一
 一般的對法。豈是開筆的蒙童。做得來。那第二件事。不
 但于我無礙。又且與我相投了。有甚麼做不得。若子息
 一事。別人看得極重。學生看得極輕。天下人的子嗣。克
 肖者少。不肖者多。孝順者少。忤逆者多。若僥倖生一个好
 的。出來。這不消論。若生个不肖不孝的。出來。把家業廢
 去。又把父親氣死。要于何用。況且天下的人。十个之
 中。定有一两个無子。這都是他命該絕嗣。難道也是因

改造陽物洩了元氣所以絕嗣不成。我今日起了這點念頭就是个無子之兆了。又自己情願無子。一定要割萬一命中有子。到那臨割的時節元氣不十分漏洩依舊會生育男女生出來的男女或不到天亡也不可。這總是意外的事。我不想他只打點做个無子的人就是了。老先生所說之事。學生熬也熬得。拚也拚得有甚麼不便。如今不消疑。我竟替學生改造就是了。術士道。既然尊意甚堅。一定要做。在下不好作難。須要選个日子。或約在尊館。或屈到小寓。必須做得隱靜。不可使人知道。若有人知道。走來窺着。就不便行事了。未央生

道。敬富往來人雜。難行此事。不如還到尊寓來罷。两个相約定了。術士總把贊儀放下。取出一本通書。選了日子。是个火日。陽物屬火。取火旺則陽盛的意思。改造日子定了。未央生千歡萬喜。分別而去。他生平造孽之根。皆始下坎。可見天下學房術。是學不得的。學了房術。就要壞了心術。從未有學房術。單為奉承妻子。而不淫人妻子者也。

評曰。他人執筆定于未央生。知道陽物短小。急尋以改正。改正之後。好叙淫慾之事。便看書之人。精神踴躍。無技多幹中之嫵。豈肯挿入不看婦人。

段使風流子弟忽變為道學先生以冷觀者之
目作者獨于此處着意殆有深意存焉使未央生
果于此時改俊易轍則後來名利無傷陰德不損
無妻妾償淫之事矣可見極惡之人一念回頭即
是彼岸但不可于回頭之後再轉一念耳讀此書
者當在此處着眼則于枣肉之中嚼出橄欖之味
作者深心不待終篇而始見也

第八回

三月苦藏修良朋刮目

丁香喬賣弄美婦傾

未央生別了術士回到寓中獨自一個睡了就把改造
陽物以後與婦人幹事的光景預先揣摩起來不覺淫
興大發一時難禁只得叫隨身一個家僮上床去睡把
他攔當了婦人恣其淫樂他有两个家僮一個叫做書
笥一個叫做劍鞘書笥年十六歲因他識幾個字未央
生把一應書籍都交付他掌管就像一個藏書的篋子一
般所以取名叫做書笥劍鞘年十八歲未央生有一口
古劍交付他收藏就像一個護劍的套子一般所以取名
叫做劍鞘两个人物都一樣妖姣姿色都共標致婦人
一般劍鞘不會作嬌態未央生雖不時弄他還不世二十

分得意書笥性極狡猾。與未央生行樂之時。能奪駕後庭。如婦人一般迎合。口裡也會做些浪語。未央生最鍾愛他。所以這一晚不用劍鞘。單叫他上床。好耍洩狂興。書笥等他完事之後。就問道。相公這一向單想婦人。厭棄男子。把我們拋撇久了。為何今夜高興。溫起舊帳來。未央生道。我今晚不是同你幹事。是與你作別。書笥道。這怎麼說。莫非要賣我麼。未央生道。我怎捨得賣你。這作別二字。不是我與你作別。是我的陽物與你的。後庭作別。就把要改造陽物的緣故。細細說了一遍。書笥道。這等你改造之後。一根陽物。有幾十根。大的。好。太偷婦

人量我後庭。想是不能承受了。未央生道。是書笥道。你若太偷婦人。少不得要一個使喚的。隨身扈駕。就帶在我身邊。若有其餘的婦人。你睡不了的。賞我一個。等我嘗一嘗女色的滋味。也不枉跟一個風月主人一場。未央生道。這個容易。飽將手十無餓兵。正經的。同我睡了。那手下的了。鬚任憑你睡。莫說一個。就要幾十個。也有書笥聽了。歡喜道。你的陽物。既與我後庭作別。我如今後庭也要與你作別了。就倒爬上身去。澆了一回木色。蠟燭方熄下來。未央生睡到第二日。就買了一隻極健的雄狗。又買了一隻雌的。相配合。作兩處。養在寓中等。到約

定日期。叫書笥牽了自已一同過去。又令劍鞘備一桌酒。隨後送來。那術士的寓處是個極秘密的所在。沒有間雜人往來。極好做事。當日見未央生走到。就叫他取出陽物。預先上了麻藥。好待臨期用刀。那麻藥初搽上去。就像冷水激了一下。一激之後。竟像沒了狀物一般。指也不知疼。搔也不覺痒。未央生放下了心。知道割的時節沒有苦吃的了。不多時酒已送到。與術士一邊吃酒。一邊等雄狗與雌狗幹事。那兩個騷畜生牽到僻靜處來。放在一處。他只道是主人盛意肯行方便。就聯絡起來。那裡曉得是主人要借他本錢。那兩狗牽來的時

節。頸項裡各繫一條索子。未曾解去。術士見他幹到興高之時。就令兩個家僮把兩根牽索用力扯開。雄狗捨不得開交。口裡亂吠。兩隻後腿緊夾住陰物。惟恐他開去。雌狗也捨不得開交。口裡亂吠。兩隻後腿緊夾住陽物。惟恐他出去。術士手持快刀。把狗腎割斷。隨即開雌狗之陰。取出雄狗之腎。切分四條。就連忙把未央生陽物割開。四條縫。每一條縫內。托一條狗腎。帶熱塞進去。四條縫塞完。外面敷上靈丹。用汗巾裹紮好了。兩個依舊飲酒。未央生這一晚。就在術士寓中借宿。夜間抵足之時。又傳授了許多戰法。到第二日。纔回去將養。

這三個月之中也。虧他把持得定。不但想慾事。連新
改的陽物。眼也不去一看。直等過了三個月。方纔解
去汗巾。把他刮洗出來。仔細一看。不覺大喜道。魁梧奇
偉。果然改觀。有此異物。可以橫行天下矣。又過了數日。
忽見賽崑崙走來。問道。賢弟。一向不出門。在寓中靜坐。
想舉業的工夫。必然長進了。未央生道。舉業的工夫。不
過如此。倒是房術的工夫。有長進了。賽崑崙笑道。資質
不高。長進也有限。未央生道。長兄。等了士三日不見。便
當刮目相待。何況小弟。別了三月。難道就沒進益麼。何
不思三尺之童。後來變成大漢。脫兔之師。起先有若處

女。只有死人的陽物。只會消。不會長。那有活人的東西。
豈是人所能料定的。賽崑崙道。這話我不信。十三四歲
的孩子。那雞巴。不會出汗。就會一日大似一日。豈有二
十以外之人。陽物。還會發作麼。就發也。發不多。不過論
絲論毫。決無論分論寸之理。未央生道。莫說論絲論毫。
就是論分論寸。也不足形其所發之長大。賽崑崙道。豈
有此理。世上只有暴發的財主。不曾見有暴發的陽物。
既然如此。求取出來。與劣兄者。一看。未央生道。前次取
出來。受兄許多怠慢。如今怎敢再獻出。賽崑崙道。賢弟。
不要取笑。快取出來。若果然長進。待我奉承幾句。請罪。

他就是了。未央生道：口中奉承，也沒幹。除非尋件實事，與他做。一來試驗他，二來鼓舞他。纔見長兄作養人材的盛意，賽崑崙道：若真是長進，我就把前日所說的事作養他。未央生道：既是如此，依舊要出醜了。就先把自己的衣服抄起，繫在帶間。次將褲子卸下來，然後把兩手捧住，陽物就像波斯獻寶一般。對賽崑崙道：長進不長進者，就知了。賽崑崙遠望見，疑是用一條驢腎掛在腰間。騙我及至近身仔細一看，方纔知是真貨，不覺吐舌大驚。問道：賢弟用甚麼方法，就把一個極瘦矮的物事弄得極雄壯起來。未央生道：不知甚麼原故，被長兄一激

之後，他就平空振作，竟像要發狠爭氣的一般。連我也不能禁止。賽崑崙道：你不要騙我。我看皮膚上現有刀痕四面，又別是一種顏色。畢竟是用甚麼巧術造作出來。好一對，我直說。未央生被他盤駁，只得把改造的事細對他說了。賽崑崙道：賢弟好色之心，堅忍至此，真不可阻撓了。我只得完你這件事罷。今日就同你撞到他家去，看機會。未央生大喜，信換了衣冠，同賽崑崙出來。走到相近的所在，賽崑崙把他安頓在一處。自己先去打探消息。不多時，走回來，報道：恭喜恭喜。今夜就能成事了。未央生道：面也不曾見，怎麼就保得今夜

成事。賽崑崙道：我方纔去問隣舍鄰舍說他丈夫往遠處買絲去了，有十幾日不得回來。你如今同我走進去，用心勾搭他，只要他有些情意，我晚間自有方法送你進去。包管有十幾夜同他快活就是了。未央生大喜，兩人連忙走去了。門前賽崑崙把簾子招起，同未央生一齊攢進去。道：權太爺在家麼？婦人道：不在家。賽崑崙道：在下要買幾斤絲，如今不在家，怎麼處？婦人道：別處去買罷了。未央生就接口道：絲怕沒處買，只因一向是府上的主顧，不好去搵承別人。婦人道：既是舍下的主顧，為甚麼我不認得？賽崑崙又接口道：大娘，我夏夫未

買絲也。遇着太爺不在，是大娘親自交易。從架子內取下來賣與我的。難道就忘記了？婦人道：是記得有這一次。未央生道：既然大娘記得，可見不是空口來打價了。如今只要有絲取出來交易，就是為甚麼把自家的生意推到別人家去？婦人道：絲便有幾斤，不知你中意否？未央生道：府上的絲，豈有不中意？還是忒好了些。怕我這酸子家買不起。婦人道：好說這等相公請坐了。待我取出來。賽崑崙就叫未央生坐在上面，自己坐在下面。上面近着婦人，待他好調情的意思。那婦人取出一捆絲來，遞與未央生看。未央生還不曾接絲到手，就

覆道這絲顏色太黃恐怕用不_レ得。及至接到手仔細一
看又道好古怪。方纔大娘拿在手裡覺得是焦黃的如
今接到我手又會白起來。這是甚麼原故。故意想了
會又道這了。大娘的手忒白了些。所以映得絲黃如
今我的手黑。所以把黃絲都映白了。婦人聽了這話就
把一雙眼湊着未央生的手相了一會。方說道相公的
尊手也不叫做黑了。說便說這一句。還是正顏厲色。沒
有一毫嬉笑之容。賽崑崙道他的手比了我們的。不叫
做黑。若比了大娘的。就不叫做白了。婦人道絲既然白
為何不買。未央生道這是賤手映白的。可見不是真白。

畢竟要與大娘的尊手一樣顏色的。方是好絲。取出
來看。賽崑崙道世上那有這樣白絲。只要像你臉上
這樣顏色。他就用得過了。婦人聽了這話。又把一隻眼
睛湊着未央生的臉相了一會。方纔有歡喜之容。對他
笑道只怕世上沒有這樣白絲。看官你道他為甚麼以
前不笑。直到此時纔笑。以前不顧。直到此時忽然顧
盼起來。原來這婦人是一雙近視眼。隔了二尺路就
不見。起先未央生進去。只道是尋常買賣之人。及至聽
見酸子二字。方纔曉得是個秀才也。還只說是尋常人
物。不把眼去相他。因為睜眼着人有些費力。所以遇見

男子不大十分顧盼。但凡為婦人者，一點雲雨之心，却與男子一樣，都是要認真做事，不肯放鬆的。過了若是一色心太重的婦人，眼睛又能遠視，看見標致男子，豈能保得不動私情。生平的節操，就不能完了。所以造化賦形，也有一種妙處，把這近視眼付與他，使他除了丈夫之外，隨你潘安宋玉，都看不分明。就省了許多孽障，所以近視婦人，完節的多，壞事的少。總是那雙眼睛，不會惹事。這個婦人，若不是把幾句巧話，引他眼睛，上身隨你立在面前，調戲到晚，他只當在雲霧之中。那裡曉得只因手上一看，臉上一看，看看花了心，就有些閑交不得。

對着未央生道：相公當真買不買？若果然要買，我房裡有一把好的，取出來看，就是未央生道：特地尋來，豈有不買之理。快取來看。婦人進去，一會果然取出一捆絲來。又叫一個鬍鬚了髮，捧了兩鍾茶，遞與賽崑崙。未央生吃，未央生不敢吃完，留了半鐘，做个轉奉主人之意。婦人看見，又對未央生笑了一笑。方纔遞出絲來，未央生接絲，就趁手把婦人捏了一把。婦人只當不知，也把指甲在未央生手上，塊了一下。賽崑崙道：這一捆果然好。買了去罷。就把銀包遞與未央生。未央生照他說的價錢，秤了，遞與婦人。婦人道：這銀子成錠，恐怕是中看。

不中用的。未央生道：「大娘若不放心，我把絲與銀子都放在這邊。今晚就夾開一錠試他，一試何如。不是誇嘴，我們的銀子都是表裡如一。」婦人道：「也不消如此。若果不差，下次還可交易。不然只好做一遭主顧罷了。」賽崑崙拿着絲，催未央生回宅。未央生臨行，又把婦人睜了幾眼。婦人雖不看見，也能領略大意，竟把眼睛收做細縫，似笑非笑的模樣送他。未央生走到寓中，問賽崑崙道：「這事有八九分成了。只是今晚怎樣進去？」賽崑崙道：「我細聽過了。他家沒有第二個人，只有方純，那個了鬢，纔十一二歲，夜間跌倒頭就睡着了。他家的

房屋是看得見的，又不是樓房，又不是土穴，只消我背了你，爬到他屋上，撒去幾片瓦，撥去一根椽，做个從天而下罷了。未央生道：「若還被他隣舍聽見，大家捉賊起來，却怎麼處？」賽崑崙道：「有我在身邊，你不消多慮。只是一件，那婦人方纔的話，說是恐怕你中着不中用的，若還幹待他，不快活，就是一遭主顧了。劣兄前日的話，如今可驗了麼？你須要自己掙扎，不要被他考倒。只進一場，到第二三場，就不得進去。未央生道：「決不至此。長兄放心，兩個笑了一場，已不得拿烏西下。玉兔東升，好做進場攀子。但不知那位試官是怎生一個考法，須待題

目出來方知分曉。

評曰：小說寓言也。言既曰寓，則非實事可知。此回割狗腎補人腎，非有是理。蓋言未央生將來所行之事，盡狗彘之事也。猶第三回與賽崑崙結盟，而且以兄事之，蓋言其人品志向，猶出盜賊之下也。皆深惡而痛絕之詞。分明罵他做狗鳥龜賊鳥龜耳。世人不得認，貶為褒，以虛作實，謂狗真可割，而割之賊真可交，而交之使作誠之人，反蒙作備之謗。斯千古文人有同幸矣。

第九回

擅竒淫偏持大體

分餘藥反占先籌

却說權老寔的妻子名叫艷芳，是個村學究之女。自小也教他讀書寫字，性極聰明。父母因他姿貌出眾，不肯輕易許人。十六歲上，有個考案首的童生，央人作伐，父親料他有些出息，就許了他。誰想做親，一年就害弱病而死。艷芳守過週年，方纔改嫁與權老寔。此婦性雖好淫，頗知本體。每見婦人有淫佚之事，就在背後笑他。嘗對女伴道：我們前世不脩，做了女子，一世不出閨門，不過靠着行房之事消遣一生。難道好教做婦人的不要好色，只是一夫一婦，乃天地生成，父母配就，與他取樂。

自然該當。若要相處，別個男人就是越禮犯分之事。丈夫曉得要打罵旁人知道，要談論且無論打罵，不打罵談論不談論，只是這搭事體不幹，就罷。要幹定要幹，個像意畢竟是自家丈夫。要做事體，兩個脫衣上床，有頭有腦，不慌不忙的做去，做到後來方纔有些妙境。若選與別個男子偷摸，那慌忙急促之中，只圖草草完事，不問中窠不中窠，看匙不着匙，有些甚麼趣味。況且飢時不點，一時不飢，就像吃飲食一般，傷飢失飽，反要成病。那走邪路女子，何不把後來相情人的眼睛留在當初擇婿，若要慕虛名，揀個文雅的，若要圖外貌，選個

標致的，若不慕虛名，不圖外貌，單要幹房中的寔事，只消尋個精神健旺，氣力勇猛的，自然不差。何須丟了自已，丈夫去尋別個。那些女伴聽了，都道：「過來人的說話，自然不同。」句：「親切有味，怎見得他是過來人。」他當初做女兒的時節，也慕虛名，也圖外貌，也要幹寔事。及至嫁了那個童生，才也有幾分貌，也有幾分，只道是「三樣俱備」的了。誰想本錢竟短小，不過精力又支持不來，他身上身衣，肚子不曾摸得熱，就要下來。艷芳是個勤力的人，那裡肯容他懶惰。少不得作興鼓舞，又要聳擁他上來，本領不濟之人，經不得十分剝削，所以不上一年就

害弱症而死。他經過這一番挫折，就曉得才貌二字，是
中者不中用的東西。三者不可得兼，寧可舍虛而取實。
所以後來擇婿，不要才貌，單選精神健旺，氣力勇猛的。
以備實事之用。看見權老寔生得粗笨，精力如狼
似虎，知道是有用之材，所以不問貧富，就嫁了他。起先
還是單取精力，不知他的器械何如。只說力雄氣壯之
夫，不必定用長鎗大斧，方能取勝。就是短兵薄刃，亦可
摧鋒陷陣。那裡曉得竟是一根丈八長矛，所以艷芳喜
出望外。自從嫁他之後，死心塌地，倚靠着他不生一毫
妄念。因他生意微細，日進不多，終日替他絡絲。每日有

一二錢進益。故權老寔得以清閒度日。只因那一日合
當有事，掀開簾子，與對門婦人說話。未央生從門首經
過，把他細看兩番。他因眼睛近視，只看見有個人影在
門前過，未過去，却不知道面貌何如。誰想倒被對門婦
人看了一個，像意那婦人有三十多歲，丈夫也是販絲
賣的，典權老寔一同去買，一同去賣，雖不合本，却像夥
計一般。這個婦人面貌雖醜，性子甚淫。一来因招牌不
好，沒人想他。二来因丈夫凶狠，略有差錯，不是打就是
罵，所以還慎，不敢胡行。那一日把未央生看得清明，
楚待他去後，就走過街來，對艷芳道：「方纔一個絕標

致男子走來走去。看你兩次。你曉得麼。艷芳道。你知道我的眼睛。可是看得人見的。我坐在這邊。那一日沒有幾個男人。隔着簾子。看我。我便捨他。看罷了。曉得他做甚麼。婦人道。往常的男子。你這樣人物。直不得捨與他。看方纔這一個。就等。他看了三日三夜。也是情願的。艷芳道。怎麼這等說。難道有十二分。人才不成。婦人道。豈止十二分。照我看起來。竟有一百二十分。我終日立在門前。看了許多人。並不見有這樣標致的。臉上皮膚。隨你甚麼東西。沒有那種白法。眉毛眼睛。鼻頭耳朵。那一件不生得。可廢。身上的俊俏。竟像個絹做的。人物一般。

就是画上画的。有這般標致。也沒有這樣飄逸。真正教人想思。艷芳道。好笑。太娘說得這樣活現。我不信。世上有這樣男子。就有這樣男子。他自他。我自我。想他做甚麼。婦人道。你便不想他。我看他。好不想。你出神。出智。好。像落魄了。一般。要太。又捨不得。太。要。立住了。又怕人。知。沒奈何。只得走過太。一會。又從新走轉來。臨太的時節。又去不下。你道。可憐不可憐。你不曾看見。自然不想他。我看見他。竟替你害起相思病。艷芳道。只怕他那種光景。不是為我。是為你。你自己相思。不好說得。故意把我。來出名。婦人道。我好一副嘴臉。他肯為我。其寔是為太娘。

大娘不信他，少不得過要來走過我遠，望見他來，就知會大娘。大娘把身子立到外面，一來好着他，二來等他也好。看你艷芳道：且等他走過的時候，再做道理。婦人又說許多話，方纔過去。艷芳到第二三日，倒也留心要着，不想過了許多日，再不見來，也就丟開了。及至這一日來，買絲者見這副標致面貌，自然再想起前話來。等他去後，心上想道：前日所說的莫非就是此人不成。論他外貌，果然是第一個男人，但不知內才何如。他方纔有一句巧話說，今晚就來試他一試。雖然是說銀子，却是雙開，二意萬一今晚當直走來，我還是拒絕。

的好，收留的好，終身的名節，壞與不壞，就在這一刻定局了。不可不自家斟酌。正在躊躇，只見對門的婦人走過來，道：大娘方纔買絲的人，你認得麼？艷芳道：我不認得。婦人道：就是我前日說的，你難道不明白？世上那有第二個男子，像這樣標致的。艷芳道：果然標致，只是感輕薄些，不像個平人君子。婦人道：大娘又來道學了。世上那有平人君子，肯來看婦人的。我們只取人物罷了。又不要他稱介，兩管他輕薄不輕薄。艷芳道：是便是這等說，只是在人面前也該穩重些，便好。方纔做出許多調戲來，虧得我家主不在。若還在家，看見怎麼了得。婦

人道。怎麼樣調戲你對我說。艷芳道。總是不老成說。他做甚麼。那婦人是个極淫的。聽見調戲二字。不知怎麼樣。撲他親嘴。扯他做事。就不覺搖頭擺尾。把手在艷芳身上。左捏一把。右敲一下。定要他說。艷芳被他纏不過。就回他道。方纔是兩個人。一齊進來。難道有甚麼別樣調戲。不過是說話之間。眉來眼去。做些勾搭人的意思。就是了。婦人道。這等你也該露些好意。回答他。艷芳道。我不罵他就勾了。還有甚麼好意。回答他。婦人道。這就是你寡情了。不要怪我。說你這樣標致女人。他那樣標致男子。真是天生一對。地生一雙。原該配做夫妻。纔

是。既不能勾做夫妻。也該相處了。心願。我想權太爺那樣人物。不是你的對頭。一朵鮮花。插在牛糞堆上。也覺可惜。他若再來。我就走過來。替你做媒。若把好事幹得。一兩遭。也不枉為人在世。他一邊講。艷芳一邊笑。計道着。這婦人。心上愛他極了。我就要做這樁事。他住在對門。若不把些甜頭到他。他豈不壞我的事。我如今不知那人的本事。何如。不如讓他先弄一次。只當委他考試一般。若還本事好。我然後上場。不怕這樣醜婦奪了我的寵。若還本事不濟。我就一頓發作起來。趕他出去。太就是了。依舊不曾壞得名節。何等不妙。主意已定。就

對他道。這樣事。我其寔不做。他若再來。倒不要大娘替我做媒。待我替大娘作伐。等兩個做幾遭好事。何如。婦人道。豈有以理。莫說大娘這句話。未必出于本心。就使出于本心。我這樣醜貌。他那裡肯要大娘若有好意。除非你兩個弄上了手。一遭兩遭之後。待我故意撞來。大娘只說不好意思。扯我也幹。一遭這還可以使得艷芳道。我這話不是假話。有個做法在這邊。我方纔被他歪纏。不過要拒絕他。又放不下臉來。他方纔臨去的時候。說一句巧話。今晚就要摸來。也不可。如今你家男子與我家男子。一同買賣去了。總則這裡沒人。你今晚

竟鎖了門。到我這邊來。睡預先吹滅了燈。待我躲在暗處。他若果然來。你竟假充了我。同他睡覺。他在暗地裡。那裡曉得是你。你只當替我做了一個人情。又保全我的名節。不致有虧何等。不妙。婦人道。這等說是你許他來的了。我如今心上被你說得痒不過。要辭也辭不得了。只是一件。你為甚麼許他來。又不肯同他幹事。從來的節婦。那有這樣做法的。艷芳道。不是我假仁假義。定要。做這掩耳盜鈴之事。不瞞大娘說房事的滋味。我也嘗得透了。隨你有本事的。也趕我自家的男人。不一吃過大筵席的人。些須東道。看不上眼。葷不葷。素不素。不

如不吃的妙。我所以不肯累這個虛名。婦人道：你的主意我知道。了。推太爺的本錢。是一方有名的。你被大檀頭檀過了。恐怕那檀週鞋的小檀。擦不着大人的鞋幫。所以要我做个探子。替你探消息的。我想這事在我亦沒有甚麼折本。只是一件也要等我幹个像意。不要在要緊頭上。你又自己衝上陣來。使我進退不得。自古道：齋僧不飽。不如活埋。這句話。你須要記得。艷芳道：料想沒有這等微倖的事。你但放心。两个商量定了。只等臨期行事。這也是那奇醜婦人。一時的造化。奉了這個美差。一个簇新。改造出来的檀頭。是他這隻皮鞋。

檀起。要知寬窄何如。少刻檀時便見。

第十回

聆先聲而知勁敵。留餘地以養真才。

那醜婦人奉了這個美差。滿心歡喜。預先尋幾塊絹布。帶在身邊。好待幹事之時。揩抹滿水。省得湿了别人家的被褥。捱到點燈時候。忙把門鎖走過街來。艷芳故意哄他道：今晚竟是虛誕了。他方纔寄个信來說。被人批住吃酒。脫不得身。還要別約日子。大娘且請回罷。婦人聽了。急得眼中火出。鼻內烟生。又怪艷芳不寄信轉去。強他今晚來。又疑艷芳起先失口許了。如今捨不得讓

又要起人回本自己受用埋怨了。一會艷芳笑道我是
哄你如今想又要來了。只打點與他幹事就是先燒一
盆熱水同婦人淨了下身然後拿一張春撻鋪在床橫
頭自家睡了好聽他們幹事吩咐婦人把大門門好悄悄
悄立在門背後他若來必輕輕敲門你聽見敲一下就
開門放他進來不可使他敲多次恐怕隔壁人家聽見
放他進來之後依舊把門門好一同到床上去睡只是
與他說話聲氣要放輕些恐怕他認得出婦人唯聽
命艷芳就太睡了婦人到大門邊去伺候等了一更多
天不見動靜只得走進房去正要問艷芳不想暗地之

中有人接住他親齧婦人只說是艷芳假粧男子和他
取笑就伸手去摸他褲襠總伸得下去就有一根絕大
的東西把手撞了一下方纔知道是本人就粧出嬌聲
來問道心肝你從那裡進來的。未央生道是從標上下
來的。婦人道好个本事。如今上床去睡罷。兩人遂各自
解衣服。未央生不曾解完婦人已脫得赤條條仰睡在
床上了。未央生爬上肚去要摸着他兩隻脚好架土肩
頭不想再尋不見。那裡曉得自上床時節已高。蹠在
半天。敲出陰戶。只等陽物進來。未央生想道不料以婦
竟是這等一个淫物。既然如此。那些溫柔的家數都用

不着了。只得賞他一個下馬威。就把下身抬起。離陰戶一尺高。挺起陽物。朝下一攻。那婦人就像殺猪一般。喊起來道。阿呀使不得。求你放輕些。未央生把兩隻手替他扒開陰戶。慢慢輕捱擦。捱擦許久。只進得一寸。龜頭其餘都在外面。不能徑入。未央生又挺起陽物。朝裡一攻。婦人又喊起來道。使不得。求你用些饒。唾。未央生道。只有弄小官用着那件東西。豈有同婦人幹事。要用饒唾之理。這例子破不得。還是乾弄的是。挺起陽物。又向下直攻。婦人道。使不得。你若不肯破。例請抽出來。待我自己用些罷。未央生聽了。就把陽物拔出。聽他自用。婦

人伸開巴掌。吐上許多唾沫。把陰物扒開。貫了一半進去。餘剩的都搭在陽物上。對未央生道。如今沒事了。慢慢弄進去。未央生要顯本事。不肯從容。把兩隻手捧住他。兩股响的一聲。將改造長大的陽物。一概事攻進去。婦人又喊起來道。怎麼你們讀書人。倒是這樣粗齒。不管人死活。一下就弄到底。如今裡頭着不下。快拿些出來。未央生道。裡頭着不下。難道如今在外面不成。只該叫他活動些。不要坐冷板凳就是了。遂運動起來。起初幾下。婦人還當不起。每送一次。定叫一聲。阿呀。送到半百之數。就不見則殺了。及至送到百外。那婦人就無

限的駭狀做出來。無限的淫聲喚出來。使人禁持不住。只得一陣緊似一陣。要催他。去過了。自己好洩的意思。誰想那婦人有些奸詐。明。去。了。兩次。問他。只說。不曾。為甚麼。不說。實話。只因。自己是。代職的。恐怕。艷芳。聽見。說他。心事。已完。要來。交代。未央。生。認做。真話。再不敢。去。抽到。後來。忍耐。不住。也。去。了。一次。去過。之後。又。不好。住。手。只是。沒有。勇往直前。之氣。婦人。見。陽物。逡巡。不進。就。問道。你。丟了。麼。未央。生。怕。笑。他。本事。不濟。只得。也。說。不。曾。起。先。未。問。之。先。一。下。軟。一。下。自。從。問。了。這。句。竟。像。學。生。要。睡。被。先生。打。了。那。讀書。的。精神。比。未。睡。時。節。更。加。

一陪。遂。一。連。抽。上。幾。百。力。也。不。停。一。停。那。婦。人。叫。起。來。道。心。肝。我。丟。了。我。要。死。了。你。今。不。要。動。接。住。我。睡。一。睡。罷。未。央。生。方。挽。住。手。抱。住。酣。睡。原。來。婦。人。面。貌。雖。醜。還。虧。一。雙。脚。小。肌。膚。雖。黑。還。不。十。分。粗。糙。所。以。黑。夜。認。不。出。是。替。身。却。說。艷。芳。躲。在。床。橫。頭。側。耳。細。聽。起。先。見。婦。人。叫。疼。叫。苦。弄。不。進。去。就。知。他。的。家。伙。大。可。以。用。得。又。見。他。幹。法。在。行。抽。送。有。度。不。像。沒。有。來。歷。的。又。見。他。幹。到。中。間。懈。了。一。陣。雖。有。些。鄙。薄。之。意。後。來。見。他。重。整。軍。容。比。入。手。之。初。更。加。奮。勇。心。上。大。喜。道。這。等。看。來。分。明。是。閨。內。之。驍。材。色。中。之。飛。將。了。我。今。就。失。身。與。他。亦。可。

以無悔。欲要趁他歇息，鑽進被去，說個明白。又怕他在
黑暗之中，不看見婦人的嘴臉，只說他好似我。還要想
去弄他。况男子久戰之後，若不把姿色去款動他，未必
能夠再攀。就悄悄走到廚下，取起火來，先舀幾瓢水在
鍋裡，下面點一個州把，燒着，然後拿燭走進房去，把帳
一掀，綿被一揭，道是那一個，竟賊竄夜闖入人家。竟淫
婦人是何道理。快起來說個明白。未央生在睡夢中，忽
然驚醒，只說是他丈夫，躲在家中，故意等妻子。同我睡
了，走來捉我，要詐我的銀子。嚇得牙齒亂闐，及至抬頭
一看，就是日間所見，夜間所幹的婦人。心上想道：難道

他家又有一個不成。低下頭，把那同睡的婦人一看，總
知道是個極醜之婦。一臉漆黑的癩麻，一頭焦黃的短
髮，顏色就如火腿，不曾剝洗過的一般。就大驚道：你是
那一個婦人，道你不要驚慌，我是替他做探子的。住在
對門，那一日，你在門前走過，與他說的，就是我。他說你
容貌雖好，只怕中着不中用。恐累他偷漢的名，所以央
我來試你一試。如今料想見中式了，你同他睡罷。我論
理也該睡在這邊，再討些賞賜了去，只是旁邊有打濕
的人，你兩個就幹不爽利。不若我回家去睡罷。說完就
起來，只穿一領綿襖，一條夾褲，其餘衣裙物件都掛在

手背上帶了回春。臨去時，又對未央生道：「我的容貌雖醜，也是你的功臣。這事是我說起的，今晚共你睡這一夜，一來是太娘的好意，二來也是前世的姻緣。後來若有閒空的工夫，也還同我睡。」不要十分寡情。說完，又對艷芳拜幾拜，謝了東道主人。方纔出去，未央生如醉初醒，如夢初覺，若不是賽崑崙激我，改造今日進來，只好做個秦邦赴考的，獲秦不中，文章白，趕了出去。艷芳送婦人去後，把門閉好了，走進房來，對未央生道：「我曉得你今夜放我，不過特尋一個替身等你。你如今與他幹了一次，也消得我的帳了。還不出去，在這裡做甚。」

麼。未央生道：「不但消不得帳，還要加你的罪。如今已是半夜了，快些上床來睡。」艷芳道：「你且起來，披了衣服，做一樁緊要事，纔好同睡。」未央生道：「除了這一樁，還有甚麼緊要事？」艷芳道：「你不要管，只爬起來，說完走到廚下，把起先溫的熱水，盥在坐桶裡，掇來放在床前。對未央生道：「快些起來，把身子洗一洗，不要把別人身上的醜，弄在我身上來。」未央生道：「有理。果然是緊要事，我方纔不但幹事，又同他親嘴。若是這等說，還該一嗽口，正要問他取碗盥水，不想坐桶中放着一碗熱水，碗上又架着一枚刷牙。未央生想道：「好周至，女子若不是這。」

一出。就是个腌臢婦人。不問清濁的了。艷芳等他嗽洗
過了。自己也把下身洗濯。他下身起先已與婦人一齊
淨過了。為甚麼又要洗濯起來。要曉得他睡在床頭聽
他幹事的時節。未免有淫水出來。恐怕未央生摸着。要
譏諷他。所以再洗一次。洗過了。把一條濕手巾。揩抹了。
又在箱子裡。取出一條新汗巾。放在枕邊。方纔吹滅了
燈。坐在床上。未央生接在懷中一邊。親嘴一邊。替他脫
下衣服。只見兩個乳峯。捏來不上。一把放。太竟滿胸臆。
摠是嬌而且嫩。裡面沒有裏塊的原故。及至脫去褲子。
摸着陰物。其嬌嫩與乳峯一樣。未央生放他睡倒。先取

一雙小脚。架在肩頭。然後提起下身。也像弄醜婦的方
法。遠春進去。要等他先受苦。後來纔覺得快活。不想
春進去。艷芳心上。只做不曉得一般。未央生思想。畢竟
崙的言語。一字不差。若沒有權老寔的租長之物。焉得
有此寬大之陰。我若未經改造。只好做太倉一粒。焉能
窺其底裡。如今軍容。不只以威敵全。要靠看陣勢了。就
把他頭底下的枕頭。取來墊在腰下。然後按了兵法。同
他幹起艷芳。不覺到好處。但見他取了枕頭。下衣又不
再取一物。與他枕頭。就曉得此人是个慣家了。取枕頭
墊腰。是行房的常事。怎見得就是慣家。要曉得男女交

媾之事。與行兵的道理無異。善對敵者。總能用兵。男子曉得婦人的淺深。方知進退。婦人知道男子的長短。總識迎送。這叫做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男子的陽物長短不同。婦人的陰戶淺深不一。陰戶生得淺的。就有極長之物。也無所用。抽送時節。定要留有餘不盡之意。若盡根直抵。則婦人不但不能。而且痛楚。婦人痛楚。男子豈能獨樂乎。若陰戶生得深的。就要用着極長之物。畧短些也。不濟事。只是陽物生定。怎麼長得來。到其間。就要用補湊之法。腰之下。股之上。定須一物襯之。使牝戶高張。以就陽物。則縱送之時。易于到底。故墊腰之法。惟陽

短陰深者。可以用之。不是說枕頭乃行房必需之物也。所以男子的陽物短者。可醫小者。不可醫其小而長。無寧大而短。術士替未央生改造之時。只求其大。不使其長。就是這個緣故。如今艷芳的深。未央生的短。所以取枕頭墊在下面。豈不是個慣家。這種道理。世上人還有知道。至于取枕頭墊在腰下面。竟不取他物。與婦人枕頭。這種添竅。就沒人奈得透了。婦人腰底下。既有一物。若還頭底下。又有一物。則上身一段。不過二尺多長。兩頭凸起。中間凹下。只當把婦人的身體。拘斷在下面。身上又壓着一個男子。你道他氣悶不氣悶。辛苦不辛苦。

苦。況且婦人枕了枕頭。面龐未免帶反。口齒唇舌。都與男子不對。極不便于親嘴。男子要親嘴。必須鞠着身子。往下面湊。婦人要親嘴。必須硬起頸項。朝上面湊。礙了一个枕頭。費人多少氣力。所以幹事之時。無論熱腰不熱腰。總是頸項底下的東西。斷不留他。不得會幹事的。將要動手。就把枕頭推過一邊。使他雲鬢貼席。朱唇面天。五官四肢。沒有一件不與男子相合。上下二孔。又與別的肢体不同。不惟相合。而且相投。不惟相投。而且互相出入。男子的玉塵。入于女子陰中。女子的絳舌。入于男子口中。使他也有一件的便宜處。則樂事相均。而無

有餘不足之勢矣。未央生把一隻手取枕頭。下去就把一隻手托住他的頭頸。安頓在席上。使面孔不歪不斜。預為親嘴之地。所以艷芳暗喜。知道他是慣家。未央生墊腰之後。從新提起小脚。放在肩頭。把兩隻手抵住了。席放出。本事盡力抽送。每一抽。定要拔出半截。每一送。定要抵個盡根。只是一件抽。便抽得急。抵却抵得緩。為甚麼緣故。他恐怕下太急了。要入得陰戶。响。恐怕隣舍人家聽見。弄出事來。所以不敢放手。幹了一會。那陰戶裡面。漸緊湊起來。不像初幹的時節。汗漫無際了。未央生曉得是狗腎發作。陽物大起來的原故。就不覺精

神百倍。抽送的度數愈加緊密。艷芳起先不動聲色。也直
到此時。方纔把身子扭幾扭。叫一聲道。心肝。有些好意
思來了。未央生道。我的衆肉。方纔幹起頭。那裡就有好
意思。且待我幹到後來。看你中意不中意。只是一件。我
生平不喜幹啞事。須要弄得裡頭响起來。纔覺得動興
只是你這房子狹窄。恐怕隣舍聽見不好。放手却怎麼
處。艷芳道。不妨。一邊是空地。一邊是人家的廚房。沒有
人宿的。你放心。幹就是。未央生道。這等就好了。以後的
幹法。就與前相反。抽得緩。送得急。送進去的時候。就像
叫花子打肋磚。要故意使人聽見好。可憐見他的一般。

翻天倒地。幹了一陣。艷芳騷興大發。口裡心肝兒子叫
不絕聲。牝中淫水旁流橫溢。未央生見他勢頭來得洶
湧。要替他揩抹。乾了。從新再幹。就伸手去取汗巾。不想
摸到手裡。被艷芳搶去。不容他揩抹。這是甚麼緣故。原
來他的生性。也是不喜幹啞事的。與未央生所好略同。
但凡幹事之時。淫水越來得多。响教越覺得溜曉。所以
他平日幹事。隨下面橫流直滴。就把身子都浸在裡邊。
也不許丈夫揩抹。直待事完之後。索性坐起來。把渾身
上下拭個乾淨。這是他生平的嗜好之癖。未央生見他
不肯揩抹。就悟到這個緣故。以前愈加响弄起來。又翻

天倒地。幹了一陣。艷芳就緊、摟住道：「心肝，我要丟了。你同我一齊丟罷。」未央生要騁本事，還不肯丟。艷芳道：「你的本事，我知道了。不是有名無實的。如今不肯住手，弄了一夜，抵敵了兩個婦人，也是虧你可留些精神。明夜再幹，不要弄壞了人，使我沒得受用。」未央生見他這幾句話，說得疼人，就緊、摟住，又抽了一番。兩個絲、一齊完事。完事之後，不曾說得幾句話。天已將明，艷芳怕他出去遲了，被人看見，只得催他起來。自己也穿了衣服，送他出去。從頭以後，未央生曉夜來，俱是從門裡出入，再不做樑上君子了。還有幾次，捨不得分別，連日

裡也藏在家中。艷芳只推生病，不出去開門。兩個青夫白日一絲不穿，彼此看了，雪白的肌膚，恣其淫樂。對門的醜婦，隔一兩夜過來，一遭。未央生不好拒絕，他也時常點綴點綴，但不能飽其所欲，只好免于怨恨而已。左右鄰舍，有幾個知道些風聲，聽見些响動的，都只說賽崑崙自己來，或他再不想是替別人做事。未曾到晚，各家都閉戶，關門，不管外面的閑事。惟恐賽崑崙惱他，礙眼，要順便去算計他。所以一連睡了十幾夜，沒有一毫驚恐。直到權老寔回來之後，方纔斬了踪跡。賽崑崙恐怕，未央生少年心性，弄出事來，連日間也禁止他不許

到門前去窺探寧可自己做紅娘終日託名買綠替他傳消息推老寔有幾次在家只說是生意主顧平日與妻子交易慣的自已到立過一邊憑他兩個說話一味忠厚到底不以詭譎待人這總叫做推老寔始信天

下的混名叫得一毫不差不像自家取表德只揀好字眼稱呼天下擇交之法不必察其為人觀其行事只問此人叫做甚麼混名就知道交得交不得也

評曰千古不傳之秘千金不易之方盡為世人洩之殊覺可惜

內蒲團卷之二終

